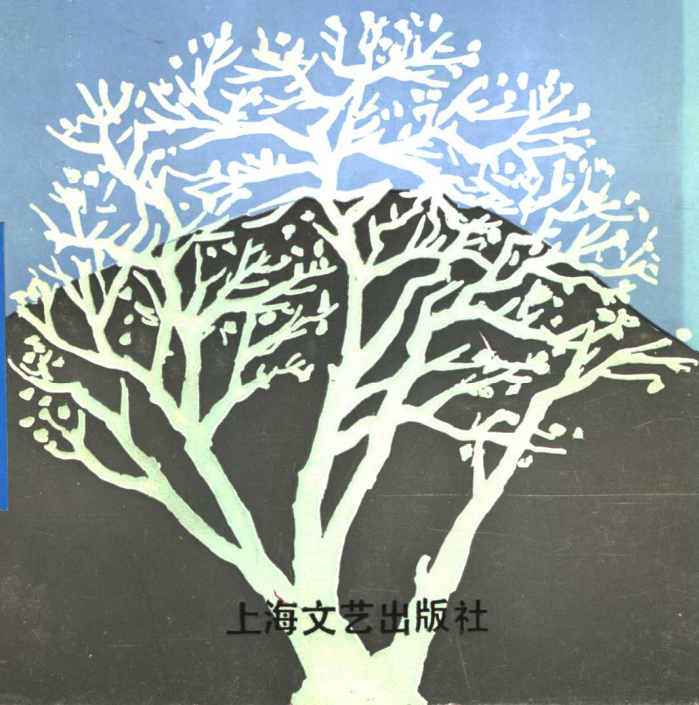


李佩芝

今晚入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佩芝

今晚入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王志伟

今晚入梦

李佩芝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0863-5/I·679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富有大自然神韵与人生体味的散文集,共三十六篇。

作者有颗痴情的心,渴望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作者又有颗真诚的心,以缜密的艺术触觉感受着人生和大自然。于是,在她无拘无束的笔下出现了这些优美的篇什:大山、海水、舟船、雪路……如同一幅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潮涨潮落,月圆月缺,沧海桑田,人事更迭……蕴含着一个个人生的哲理。

这是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读着它,你会今晚入梦……

问 语

——代 序

李 昶 怡

那一夜已经十分遥远遥远了。

我斜卧在秦岭西山一个孤草庵子的干茅草里。我在守秋。暮时的山雨已变成了大片的山雪被下山风驱打着没命地往草庵里钻。庵火悲哀地挣扎着。饥熊痛苦的嚎叫和夜鸟惊恐的扑翼声开始由远飘近……

我攥着信，一动不动地盯着黑色的山影。

我在想她。黄河滩上的姐姐。她说：她写信时，黄河滩上的风正呼啸着，小蜡烛可怜的光焰快要死去了。她几乎是在黑暗中凭着感觉在摸索着写。她不能不写……

一阵阵苦涩的颤栗在我心头泛起，我预感到她

此时心里更苦。但我终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触动了她。我只知道：就在那个季节，她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匆匆建立的小家，离开了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是属于她的还没有任何记忆的儿子，也离开了她最最挚爱的母亲，她来到了荒寂苍凉的黄河滩农场。

她的信里并没有细说什么，可在结尾处写下了一行潦草的大字：弟弟，我是女人么？

我何以回答？

我苦苦咀嚼着。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声似乎包含着些许凄楚悲凉的问语。当然，我也不可能理解。那时我太年轻，我还从未实实在在地接触过一个真实的女人。我还不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男人。

大约又过了三个月，她离开黄河滩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带着她心爱的大提琴奔向遥远的更荒凉的塞外。她一去几年不归……

二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飘着雪花的傍晚。碎雪花。我坐在出版社分给姐姐的那间小屋里。除了几只老鼠在顶棚上不时地折腾下来一点尘埃外，绝顶的静寂。

我们在谈着父亲和他家族的故事。

不知为什么她说起了父亲弥留之际苦苦望着她已不会说话只能流泪的一幕。

她哭了。像男人一样，无声。黑色的长睫毛封

闭了视觉，大颗的水珠缓缓地渗出来。

许久，我们默默的。

“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个男孩，至死。可我是女人么？”她说得挺平静，她望着窗外。

蓦然间，那已经遥远了模糊了的记忆闪亮了。我想起了秦岭草庵子里的那个雪夜，还有二十年来我们曾无数次地谈及过的关于文学和女人的话题。我隐隐地意识到那句问语的分量和意义，还有在其背后潜伏的一个重大的哲学契机。

她是女人么？

她众多的友人，众多的或见过她或熟识她或倾心于她的文章的读者常用一种由衷的口吻说她属于一个幸福而又完善的女人。

不是么？她性格热情温柔开朗，她活得轻松快活洒脱。她有一个温馨的家。她有一个完全属于她的散文世界。她有一双幽亮动人似乎永远不会衰老的眼睛。她还有许多头衔，许多赞誉，许多异性盯视的目光……

可我懂得：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只是表象的评价。只是以正面的视角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准确不公正甚至是一种误解，可她只是笑笑，不辩解，不更正。但是有人又常常加进许多幼稚肤浅虚伪的词藻，作为弟弟，我常感到一种难言的焦灼。

那她究竟是谁？

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着属于别人属于她和属于我的答案。

是的，必须从四十五年前那个寒气逼人的冬晨说起。太阳还在地平线以下，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可就在那一刹那，父亲便黑沉着脸拂袖而去和她拉开了永久的距离，一直到他死。父亲那时一直在痛苦地盼望着一个男孩。他曾想把三姐送人，更何况对她。她是从父亲对她性别的失望甚至厌恶中隐隐嚼出了属于她独特人生的苦涩。同时也潜伏下她对男人世界的一种反击和不以为然。

她绝未得到过很多的爱。

她从小就是一个自信又自立的女孩。

敏感，多思，喜好孤独。她常在我家小院幽绿的葡萄架下默默地转动着她忧郁的眼睛。只有母亲为她担心。

她从小记日记。几乎每天都悄悄地用笔和她孤傲的灵魂对话。家里也没有人敢偷看她到底在写着什么。

她厌恶男孩，她常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瞧着他们。她从来不向任何胆敢向她挑衅的男孩子低头。

在学校，一直在她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之前，在大部分男孩子占强项的数理化上，她一直是绝对的优胜者。对此，她小学中学的男女同学迄今记忆清晰。这是一种显示？一种挑战？还是一种报复一种发

泄？当然，也许她从未意识到。她学习很轻松。

她从未向男性的世界示弱抑或羡慕。

她有她独特的对待男性世界的行为方式。

她从不和父亲说什么以至报考大学填写志愿表（父亲懊恼地对母亲说这个么女的大眼睛藏满了执拗又狡黠的心眼儿），她不理睬父亲为我们制定的家规（她不练书法不学算盘，夏天带头穿裙子说笑旁若无人），她不学女红（她说她学不会打毛衣，并把父亲给她买的一件唯一的红毛衣在学校里丢了），她永远记不住女孩子应当怎样谦和女学生应当怎样规矩，她爱唱爱笑爱玩爱闹也常爱哭泣，她登高爬低雨中狂奔雪里嬉戏活脱脱一个野丫头……

如今的她，不做饭也不会做饭（理由是单位离家远没机会锻炼），不买东西也不会买东西（她不认秤不知行情不懂贵贱不辨真假），不收拾家（她声称任其自然最舒适可心），不管儿子（她总困惑地说不知儿子什么时候长大的怎么就成了大学生）……

而我们姐弟之间，多少年来，在我全部的感觉里，我们始终做朋友。姐姐，只是我习惯的称谓而已。我们在困苦与艰窘中一起长大（我们在那饥饿的年代，在烈日下在已经没有一棵麦穗的田里一粒粒捡麦子的感觉我永生不会忘记）；我们在对文学的挚爱中长大（中小学的墙报常常由我和姐姐把版面占完，让老师笑称我们是姐弟专栏作家）；我们在畸形的社会动荡里长大（同一时刻我们被卷进了北京

百万红卫兵的游行队列，几乎又同一年里被移民于一片荒寂的山野)。

工作后见面的机会有限。有限的机会里我们总紧紧抓住做彻夜长谈倾吐内心的感觉。

二十多年前，我下乡后，她寄给我的第一封信就告诉我：弟弟，我像朋友一样在给你说话……而今，我也像朋友一样给她写序……

不仅我忘记，她自己也常常忘记她是谁。

那一年她出差东北半途里竟丢掉了领导一个人钻进大兴安岭，直达漠河，最后竟沿着夏日的黑龙江可着性子尽情地漂流。她被那条碧绿浩淼充满生命感觉的江水震撼了。一逛两个月，当她盘缠倾尽狼狽不堪地回到西安，引起了单位与家人极大的愤怒。

她却丝毫不睬。

她写信告诉我：她只要一闭上眼，老是像听见那条江水的吟啸……

她以后照样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照样淋漓尽致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遨游流浪。

我知道：她并不是在玩。她每每能从那些神秘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遗迹里寻觅到并咀嚼出一种和她灵魂相照应相和谐的东西。她要靠这种东西去滋润她的生命之根，映亮那个她用心血构筑的散文世界。

不是么？翻开她一本本的集子……

当她乘船穿越东海时，她从那茫茫无际的大海里感觉到了“一种生命的纯粹感”。她说：蓝色的海洋那永恒的蓝色，是一种没有丝毫杂色的纯粹。生命则孕育于这蓝色的大海，生命的本质属于纯粹……

当她走进五大莲池，看见嶙峋起伏的石龙溶岩犹如一片汹涌澎湃的石海时，她感到了“生命死去的瞬间而凝固成的一种悲壮的永恒”。她说这种永恒是辉煌的。她说生命是辉煌的。她说她几乎无法抑制被石海所激起的整个身心的颤栗……

当她站在黄河岸边，她从混浊的浪谷里感到了“原始的野性的卷裹着一种不可抵御的生命激情”。她说：“多少紊乱的思绪，难解的隐忧，深藏的渴念，茫然的期待，尘世间的一切辛酸、得失、虚荣、妒忌，甚至希望、快活、幸福与满足，都在这条河面前消逝了，泯灭了……一个新的生命，一团生的狂喜，托出了一个崭新的我……”

她是有些不同寻常的感觉。

她是在绝对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发展。

她骨子里潜存着一种对男性文化的挑战和超越。她有一种极难得的素质。

应该承认：以男性意识为主体，以男性意志为框架的文化对女人的心理感觉和观念有一种根本性无形的制约。它迫使女性在不自觉中遵循男性的观念来认识及要求自己。

1

不能超越男性文化的女人是悲哀的。

我为姐姐而庆幸。

因为她是坚毅的。一种女人特有的坚定与柔韧。她说她绝不会变。我相信她也不会变。我也自信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她的个性和她独特的思维。即使她被生活撞击得头破血流她也绝不会低头后退。

因为她是坦荡的。她敢爱。敢恨。敢大声说。敢痛快地笑。敢一次也敢一百次把饭碗砸向欺侮她的人头上。敢用她柔弱的肩膀撞击男人世界的惯性生活。她还敢渴望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的成功。敢幻想一种生命的辉煌和永恒。

更因为她是清醒的，她对虚假和矫情有一种仇恨感。她鄙视轻浮和玩世及那种无止无休的无聊争斗。对眼前的世界和她灵魂的负面她凝注得极认真甚至极苛刻……我断言她会愈来愈走向成熟和自觉，愈来愈和那些小里小气半真半假的东西拉开彻底的距离。

我也为她担忧。

我知道她终将是沉重的。尽管她再三宣称她快活，她轻松。因为她不愿平庸也不会平庸。因为没有力量和契机去改变她并不平和并不安宁的心理。因为她想超越的是一面几乎垂直的巨岩。所以命定她终将是痛苦的。伴随她的还必定有孤独，或许还有深重的遗憾。

但她不会后悔。

我坚信。

终该回答她在二十年前的那句问语了。

她是女人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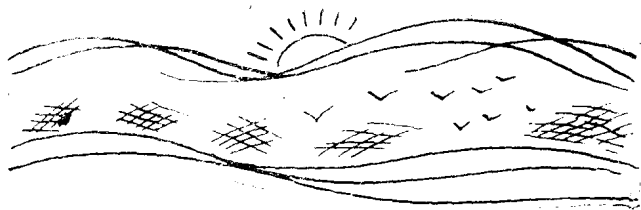
她是一个女人。

一个属于北方的属于我们那个苦难家族的属于
生命蓬勃燃烧的真正的女人。

·目 录·

问语(代序).....	李昶怡
黄河,你在说什么.....	1
岁月之雪.....	6
天涯·梦·少女.....	11
夏日的情愫.....	17
女儿叛逆的小镇.....	22
生命中那缕温馨的柔情.....	26
春的随意.....	34
忧伤.....	44
椰趣.....	52
小巷风流.....	55
拾海.....	59
雨思和月夜.....	62
生命的追寻.....	66
绕过山弯处.....	71
直面老师的愧疚.....	75
感悟.....	83
雨的调侃.....	89
期待.....	96

我的大山·····	101
岁月·····	105
飘浮·····	111
到寂地去·····	116
今晚入梦·····	121
雪路·····	124
钟声，我不愿这样别你而去·····	128
一个大城市的浅记·····	133
禁区的困惑·····	139
黄花岗前的沉思·····	145
城市风景·····	149
半日印象·····	158
旋涡·····	165
古城，梦和我·····	170
生命·····	174
未完的旅程·····	178
选择·····	185
西域风情·····	192
后记·····	202



黄河，你在说什么

一阵阵雷鸣般的怒吼声中，一团团水雾升腾。不见飞瀑，不见深渊，眼前只有黄色的巨涛铺天盖地而来，翻腾，厮咬，异常狂暴……

黄河，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

从秦晋交界的桥头朝下望，灰白的沙滩，突兀的怪石，错落的青石板，冷寂地袒露在夕照里。近河床中心，裂出一道四五十米宽的深谷，黄河，便在凹陷的床谷中奔流。我有些失望了，黄河怎么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这么幽深，它那浩浩淼淼、天水一色的气度哪儿去了？

在兰州，在银川，在风陵渡，我曾久久地在黄河边伫立。是的，黄河具有我们民族母亲般的骄傲与宽容。它冲荡高原，挟裹泥沙，繁衍着黄帝的子孙。

漫天铺地而来，平缓的湍急，安详的吞蚀，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几千年流淌的威势。

近邻的山脉默默后退了许多，映在灰白的天际，淡淡幻出峰峦的剪影。山下亦是沙石。河床袒露着期待，仿佛只要黄河愿意，什么时候亲近它都可以。河水却贴近陕西，我有一种占有欲的满足，黄河，是我的。

沿山路北折，远远望见一排流瀑，从山西的河滩上跌进峡谷，飞溅着一片乳白色的水雾与浪花。我以为这就是壶口。黄果树瀑布比它娟秀，我想。那儿除了落水时的银白，一切罩在葱绿青翠中。然而眼前是一片苍黄。平日多见了黄河浩荡平和的模样，这一排瀑布便引起我的兴致，然而朋友说，这不是壶口，这只不过是一条支流，一条没有腾入峡谷的寂寞的水流罢了。我觉着亲切了。这支流，不就是黄河的小儿女么？莫非它知道来了个痴迷的旅人，便飞起手臂，扬起柔曼的舞袖？

突然，前面景观大变，一团团冲天的云雾中传出雷鸣般的狂吼，雾后是一排排翻卷着土黄色巨浪的激流，而咆哮的浪涛后，黄河水铺天盖地，涌荡着整个山谷……

语言在此是苍白无力的。我不知道谁能描绘出黄河在这里吞天吐地的刹那情态。一片黄色烈焰，满河滚沸。又似在厮杀、狂搏，被不可知的力量掀腾，席卷，疯狂跌入水雾旋漫的深渊……